

江花

浅草

A12

我的两位语文老师

■文/颜家明

从事教育的人,大概都知道这样一句名言——“大学者,非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这是解放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的话,意在强调教师的学问修养之于大学的重要性。其实,不只是大学,任何一所学校为人所称道,都是因为其教师的出类拔萃,他们的才情个性让学生或同事耳濡目染而铭记在心。我的母校,也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谏壁中学,就有两位这样的语文老师,他们的神情举止、行事方式一直影响着我,使我历久难忘。

我在谏中读书时,张忠全老师教我们这个年级的语文。虽然张老师没教过我,但经常听到邻班同学津津乐道,说他对学生非常宽松,鼓励学生周末去看电影,说他读起书来语音纯正,像广播电台的播音员。四五年之后,我们居然成了同事。听过他的课,上的是《谏太宗十思疏》,张老师范读课文,抑扬顿挫,字正腔圆,一篇

似乎是枯燥乏味的文言文,在他的朗读中竟然焕发出缕缕生气。他一句一句地领读,学生一句一句地跟读,在反复涵咏中,词句的含义、劝谏者的思路情感渐渐清晰生动起来。他的教法简单到跟教小学生一样,我颇感诧异,但又觉得胜过教师口干舌燥的串讲,有以简御繁之效。

一次,备《雷雨》一课时,我不知道怎样教,就去他位于楼梯间的书房请教,他让我组织学生分角色朗读,在读中揣摩潜台词,感受人物形象。他示范了鲁大海骂周朴园的一句台词“你们这一群强盗”。他告诉我,朗读时除了表现愤怒之外,还要气喘吁吁,甚至还要咬牙切齿断断续续地把这几个字吐出来:“你们……这一群……强盗!”因为鲁大海刚被周朴园开除掉,被周萍打了两个嘴巴,又被一群仆人缠住,吃了亏,鲁大海肯定是又气又急又寡不敌众,体力消耗很大。多年之后,我才知

道,张老师其实是根据文本特点,运用了活动体验式的教学方法,提高了学习的趣味性。

张老师的能耐不仅仅是教书生动,他还有较高的艺术素养,谏壁中学的校歌就是他作的词。每到学校“五四”或“一二九”文艺汇演,许多班主任都请张老师帮忙辅导,他来者不拒,那一段时间是张老师最忙碌的时候。他有时拉着手风琴教人合唱,有时弹着钢琴教人独唱,有时手把手地教人诗朗诵,有时又客串指挥,一旦经过他的调教,表演出的文艺节目品位就会大不一样。

教我高三语文的是另一位张老师,张承瑞老先生。其时张老师已六十多岁了,白发并不多,直立着,像鲁迅的发型。老先生喜欢穿盘扣的中式棉衣,深灰色,棉裤,黑色。下雪天,他踱进教室,轻轻掸一掸雪花,把黑色的围巾取下,折叠好了放到讲台上,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讲课。他讲鲁迅的小说

《范爱农》时,我就感觉他的眼神和范爱农一样,白多黑少。

老先生是梅兰芳的粉丝,上课常提到《天女散花》、《贵妃醉酒》、《宇宙锋》等,偶尔还来上两句。老先生几乎不布置课外作业,只要课上按他的要求去做就行,我们班的高考语文成绩却远远高于其他班级。老先生住在我们学生宿舍后面,所有的活动我们一览无余。每年春天,老先生就把门前床席大的地方松好土,撒上种子,暖风一吹,一小片虞美人就竞相开放,姹紫嫣红,煞是可爱。

前几天,顺便到久违的谏中看看。偌大的校园阒寂无声,百年戏台斑驳陆离,杂草丛生,野树疯长,两棵雪松兀自亭亭如盖,几排香樟依旧郁郁葱葱。谏壁中学已是一个历史名词,但我曾受惠于此,两位语文老师,以及许多其他的老师的热诚和智慧丰富了这个历史名词的内涵,将永远沉淀在一方水土一方人的记忆中。

中国心中国梦

■文/陈逸安

春节那一天,满城的烟火让整个城市灿烂无比、明亮无比、美丽无比。在这片天空下的我们,也幸福无比。然而,我却突然想起70多年前一幕:江水泛红,尸陈遍野,哀号不绝,哭声不断,巍峨庄严的六朝古都,被砸开了大门,敲断了脊梁。那是1937年12月13日。从那一天起,南京这片美丽的江南土地,被乌云笼盖了。从那一天起,9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亿万同胞们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。直到八年后,我们才迎来了抗战的胜利。而70年

后的今天,当我们在幸福着的时候,也许更该铭记些什么。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。虽然离那个日子已经过去了70多年,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,都没有忘记那一个惨痛的教训。而今,当我们拥有富裕的生活条件,拥有了强大的国家,当和平的白鸽停留在我们的肩上,我们不仅不能忘记那一段屈辱的岁月,还更要将它们刻入骨髓,铭记在心。

落后,意味着挨打;软弱,意味着任人欺凌!虽然时光洗去了

中华大地上战争的痕迹,但它洗不去革命烈士们牺牲时的鲜血,是成千上万怀抱着中国梦的他们的牺牲成就了现在伟大的中国!

梁启超说“少年强则国强”,先人用自己的鲜血铸就了铁一般的中国。这无比厚重的担子终究是要传递到我们的手上。我们,少年们,必定会怀着一颗拳拳报国心,成就一个远大的中国梦。



锦书何处托

■文/童晔

上世纪远在杭州的芊芊生日快到了,我对她的思念喷涌而出。夜晚的灯下,所有情愫付诸纸笔。次日我握着信辗转几站路来到邮局,几番寻找才在路边看到那个墨绿色的身影。把信投进去,筒内外的灰尘几乎溅了我一脸,心里却是一片寂静。

可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,思念一个人时,我喜欢独自呆在阳台,握着笔把一腔深情诉于纸上。不管窗外大雨滂沱雷鸣电闪还是风和日丽莺飞草长,我依旧坐在阳台的角落,密密地铺下一纸心事,想像着友人辗转数日收到信时,会如何细细品味那蕴藏在文字里的生活和情感,不觉暗自欢喜。如果把它换成邮件,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。而匆匆接起又忙忙按下的电话,总有那么一丝意犹未尽。至于更加快捷和直接的手机短消息、微博或微信,那冰冷的触屏也不会让人心生温暖,就好像那些寄存在手机或是电脑屏幕里的文字小说,手指按下去,只觉得冷清。

寄完信回家,坐在阳台上享受雪后的阳光,感受银装素裹中

难得的一抹金色。手上的古诗词,连翻几页都是情意绵绵的书信。等闲变却故人心,却道故人心易变;锦水汤汤,与君长诀;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……尤其是最后一句,虽只有几行字,却细腻如丝,使陆游再次闻到了唐婉的呼吸、心跳和幽香,也让他更加依依不舍。而这些千古名篇,也最终以书信的方式流传,并且永恒。

难道沉睡的只有书信吗?其实传统文化也正淡出我们的视线,戏曲国画书法还有多少人在忘我探究?我们这代人,都是听着流行音乐看着横扫大街的街舞长大的,一边接受西方的文化熏陶,一边功利地学习古筝和绘画的兴趣班,很少有人像古人学艺一般用心与付出。

信难寄,曲难存。人无情,物失意。诸子百家在沉睡。岁月日渐苍老,我们却像不知回家的游子。

晚上我向妈妈抱怨邮筒上全是驳落的漆,蹭得我一手碎渣。妈妈躺在摇椅上一下一下地织着毛衣,半天开口道:“以前街

上全是邮筒,一眼望去像一排又一排穿着军装站得笔直的军人,它们和军人一样保卫家园,只不过它们保卫的是人们的精神财富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妈妈手里依旧捧着毛线,她在为我织准备过新年的新衣服,从小到大,我穿的都是妈妈亲手织的毛衣。一般人的潜意识里,大街上到处都有毛衣卖,款式新颜色好,自己动手去织总觉得浪费时间和精力。然而,只有我才理解妈妈,她对一针一线的爱,其实是对一份传统习俗的依赖。

那天晚上,我梦见满街的邮筒被一旁戏台上的光辉映得亮闪闪的,台上戏子水袖长舞眉眼如画,台下看客拥在一起掌声雷动,修笔的修伞的修锅补碗的铺子张灯结彩,旗袍店汉服店百年老字号古意森森。

台上花开又一季,台下风雨几时起。情意在,托锦书。



给爸妈

■文/何成骥 陈惠玲

默默的步伐
肩负 平凡的伟大
生活的艰辛
悄悄 染上了白发
无私的爱啊
在静静地融化
无怨的付出
儿女们 如何报答

思绪飞到天边
飞到珠穆朗玛
让我
采下一朵雪莲花吧
让我把它献给你吧
亲爱的爸爸 妈妈
让这洁白陪着淡雅
伴着芳香和繁华
让我用双手捧起
纯真的爱
献给你们